

蘭陵笑笑生著  
梅節校訂  
陳詔黃霖註釋

金瓶梅



• 梅節重校本 •

# 金瓶梅詞話

(四)

蘭陵笑笑生著  
陳詔黃霖註釋  
夢梅館印行

知不足齋  
PDG

《金瓶梅詞話》重校本總目

金瓶梅詞話重校本出版說明	一六
全校本金瓶梅詞話前言	一八
金瓶梅詞話序跋	一四
金瓶梅詞話題詞	一二
金瓶梅詞話回目	一六
金瓶梅詞話正文	一三七六
金瓶梅明板插圖二百幅(分插每回正文)	

# 金瓶梅詞話回目

第一回	景陽崗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一
第二回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貪賄說風情	一九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計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三一
第四回	淫婦背武大偷姦	鄆哥不憤鬧茶肆	四三
第五回	鄆哥幫捉罵王婆	淫婦藥鴆武大郎	五一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六一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六九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八一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悞打李外傳	九三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一〇三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一一一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魔勝負財	一二三
第十三回	李瓶兒隔牆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	一三九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送奸赴會	一五一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玩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一六五

第十六回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慶喜追歡……………一七五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蔣竹山……………一八七

第十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一九七

第十九回 草裡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二〇九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二二三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二三九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二五五

第二十三回 玉簫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塢……………二六三

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二七五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誘西門慶……………二八五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惠蓮含羞自縊……………二九七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三一三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三二五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三三五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擔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三四九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覲玉簫 西門慶開宴吃喜酒……………三六一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認女 應伯爵打諢趨時……………三七五

第三十三回	陳經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三八七
第三十四回	書童兒因寵攬事	平安兒含恨數舌	三九九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童兒粧旦勸狎客	四一五
第三十六回	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四三五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四四三
第三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四四五
第三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四六七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鬢金蓮市愛	四八五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戶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鬪氣	四九五
第四十二回	豪家攔門玩烟火	貴客高樓醉賞燈	五〇五
第四十三回	爲失金西門慶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五一七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拶夏花兒	五三一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花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	五四一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	五五一
第四十七回	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賍枉法	五六七
第四十八回	曾御史參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	五七七
第四十九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寺錢行遇胡僧	五九三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六〇九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在西門宅	六一九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看磨姑	六三九
第五十三回	吳月娘承歡求子息	李瓶兒酬願保兒童	六五七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	六七五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揚州送歌童	六八九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周濟常時節	應伯爵學荐水秀才	七〇三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七一三
第五十八回	懷妒忌金蓮打秋菊	乞臘肉磨鏡叟訴冤	七二七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七四七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暗氣惹病	西門慶立緞舖開張	七六七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	七七五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燈法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七九九
第六十三回	親朋祭奠開筵宴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	八二三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央潘金蓮	台衛官祭富室娘	八三五
第六十五回	吳道官迎殯頌真容	宋御史結褵請六黃	八四五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真人煉度薦亡	八六一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八七三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殷勤尋文嫂	八九三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	九一一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陞級	羣僚庭參朱太尉	九二九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九四三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爲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釋冤	九五九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郁大姐夜唱鬧五更	九八一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吳月娘聽宣黃氏卷	一〇〇一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毀罵申二姐	玉簫愬言潘金蓮	一〇一七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愠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一〇四五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倚牖盼佳期	一〇六九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吳月娘玩燈請藍氏	一〇八七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一一一三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	一一三五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一一四五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一一五五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諸佳會	一一六五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 一七一五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夜賣春梅 一一八五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經濟 王婆售利嫁金蓮 一一九五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兄 一二〇九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禦府 吳月娘布施募緣僧 一二一九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吳月娘誤入永福寺 一二三一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 一二四三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一二五三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一二六五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仗義調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 一二七九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酒家店雪娥為娼 一二九一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假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 一三〇三

第九十六回 春梅遊玩舊家池館 守備使張勝尋經濟 一三一五

第九十七回 經濟守禦府用事 薛嫂賣花說姻親 一三二七

第九十八回 陳經濟臨清開大店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一三三七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忿殺陳經濟 一三四九

第一〇〇回 韓愛姐湖州尋父 普靜師薦拔羣冤 一三六一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愠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動靜謀爲要三思，莫將煩惱自招之。人生世上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了一遍。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進任醫官，到上房明間內坐下。見正面洒金軟壁，兩邊安放春櫺，地平上鋪着毡毯，安放火盆。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五短身材，團面皮兒，黃白淨兒，模樣兒不肥不瘦，身體兒不短不長；兩兩春山月鉤，一雙鳳眼纖長；春筍露甄妃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望上道個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一椅坐下。琴童安放桌兒綿裯，月娘向袖口邊伸玉腕，露青葱，教任醫官診脈。良久診完，月娘又道個萬福，抽身回房去了。房中小廝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脈來的又浮澀，雖有胎氣，有些榮衛失調(二)，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脘有些阻滯，作惡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胳膊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現懷臨月身孕，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吩咐，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藥來，清胎、理氣和中、養榮調痛之劑，老夫人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

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任醫官道：「一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多喋，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冷，望乞有暖宮丸藥見賜來。」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悉言：「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候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心中駭然尊敬西門慶，在門前揖讓上馬，禮法比尋日不同，倍加敬重。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即使琴童拿盒兒騎馬討藥去。

李嬌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屋裡裝定菓盒，揀抹銀器，便說：「大娘，你頭裡還要不出去，怎麼知道你心中如此這般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不知那淫婦他怎麼的行動管着俺們，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哩！他不討了他口裡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攬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隨他死教他死去！常言道：一雞死，一雞鳴，新來雞兒打鳴恁好聽。我死了，把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嚷，纔拔了蘿蔔地皮寬！」玉樓道：「大娘，耶嚶耶嚶！那裡有此話？俺們就代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要的不知好歹，行事兒有些勉強，恰似咬羶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行貨子。大娘你若惱他，可是錯惱了。」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一團兒心哩。他怎的會悄悄聽人兒，行動拿話兒譏諷着人說話？」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罷了，卻怎樣兒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把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心裡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月娘道：

「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裡拿豬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喜歡那一個，只喜歡那個。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滾了！」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教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他大妗子在這裡，你們兩個笑開了罷。你不然教他爹兩下裡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又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恁擺酒，俺們都在這定菓盒，忙的了不得，落得他在屋裡這會躲猾兒悄悄兒，俺們也饒不過他。大妗子，我說的是不是？」大妗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教他姑夫也難，兩下裡都不好行走的。」那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

這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豬毛繩子套了他來。」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說：「六姐，你怎的裝憨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們對大娘說了，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裡，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與他下個禮，賠個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簷底下，怎敢不低頭？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賠個不是兒，天大事都了了。不然，你不教他爹兩下裡也難。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嚶，耶嚶！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趁來的露水兒，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脚指頭兒也比不的！」玉樓道：「你由他說不是！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那就我嫁了你的漢子，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自恁就跟你往你家來來？砍一枝，損百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就是六姐

惱了你，還有沒惱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纔好！不管蝗虫蝻蚱，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們臉上就沒些血兒！一切來往都罷了，你不去卻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昏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這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抿鏡，只抿了頭，戴上髮髻，穿上衣裳，同玉樓逕到後邊上房內。

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沖撞親家。高擡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裡，隨親家打，我老身卻不敢說了！」那潘金蓮插燭也似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跳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眾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大娘子道：「這個你姊妹們笑開，恁歡喜歡喜卻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聒聒的你們，大家廝擡廝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兒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們是個地。娘容了俺們，俺們骨禿杈着心裡！」玉樓也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兒打你一面口袋了。」便道：「休要說嘴，俺們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蓮便洗手剔甲，在炕上與玉樓裝定菓盒，不在話下。

那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竈上整理菜蔬。廚役又在前邊大廚房內，烹炮蒸煮，燒錦纏羊，割獻花猪。琴童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帖，把丸藥送到玉樓房中，煎藥與月娘。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藥

來？」玉樓道：「還是前日分付那根兒，下首裡只是有些怪疼。我教他爹對任醫官說，捎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裡管下寒的事！」

按下後邊，却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看了桌席。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又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早是我正要奉送公祖，猶恐見却，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略可否而答之。次問其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只知其本府胡正尹，民望素著，李知縣史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道：「守禦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爲人却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荆都監，青年武學出身，才勇兼備。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荆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也要乞望公祖情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現任本衛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管修義倉，例該陞擢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但俾他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現任管事。」這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并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辦吏典收執，吩咐：「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又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那書吏如同印板刻在心上，不在話下。

正說話間，前廳鼓樂響。左右來報，兩個老爹都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到廳上敘禮。這宋御史慢慢纔走出花園角門。衆官見畢禮數，觀其中擺設大插桌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一簇盤，大飯、五牲、菓品甚是齊整，周圍桌席甚豐勝，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

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的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補奉。」西門慶道：「豈有此理。」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拿上茶來，衆官都說：「侯老先生那裡，已各人差官邀去了。還在都府衙未起身哩！」兩邊俳優長樂工，鼓樂笙笛簫管方響，在二門裡伺候的鐵桶相似。

看看等到午後時分，只見一疋報馬來到，說：「侯爺來了！」這裡兩邊鼓樂一齊響起，衆官都出大門前邊接，宋御史在二門裡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過盡，侯巡撫穿大紅孔雀，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來。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多員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廳上，叙畢禮數。各官廷參畢，然後與西門慶拜見。宋御史道：「此是主人西門千兵，現在此間理刑，亦是蔡老先生門下。」這侯巡撫即令左右官吏拿雙紅「友生侯蒙」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吩咐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主位。捧畢茶，塔下動起樂來。宋御史把盞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即擡下桌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厨役上來割獻花豬，俱不必細說。先是教坊間弔上隊舞回數，都是官司新錦綉衣裝，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侯公吩咐搬演《裴晉公還帶記》。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花簇錦攢，吹彈歌舞，簫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爲證：

華堂非霧亦非烟，歌遏行雲酒滿筵。不但紅娥垂玉珮，果然綠鬢插金蟬。

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分，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下來五兩銀子，分賞厨役、茶酒、樂工、脚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辭謝西門慶，亦告辭而歸。

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吩咐把桌席休動，教厨役上來攢整菜蔬肴饌，一面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并溫秀才、應伯爵、傅夥計、甘夥計、賁地傳、陳經濟來坐，聽唱。拿下兩桌酒饌肴品，打發海鹽子弟吃了，等的人來，教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陶學士」，擡出梅花來放在兩邊桌上，賞梅飲酒。原來那日賁四、來興兒管厨，陳經濟管酒，傅夥計、甘夥計看管家伙，聽見西門慶請，都來傍邊坐的。不一時，溫秀才過來，作揖坐下。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聲喏：「前日空過衆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才！你打窗戶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就學舌！我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

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這般說：「我今對宋大巡替大舅說了說那個，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荊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說下，到明日類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姐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兒。他說既是令親，我一定見過分上。」于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妗子說道：「你往家去罷了！家沒人，如何只顧不回去了？」大妗子道：「三姑娘留下，教我過了初三日，初四日家去罷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月娘留他坐，不坐。來到前邊，安排上酒來飲酒。當下吳大舅、二舅、應伯爵、溫秀才上坐，西門慶主位，傅夥計、甘夥計、賁地傳、陳經濟兩邊打橫，共五張桌兒。下邊戲子鑼鼓響動，搬演「韓熙載夜宴、郵亭佳遇」。

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裡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這西門慶隨即下席，到東



角門首見喬親家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筭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還拿回去。」一面吩咐玳安教厨下拿了酒飯點心，在書房內管待喬通，打發去了。

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郵亭」兩摺，約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收了家伙，進入月娘房來。月娘正與大妗子在炕上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嘉他，除加陞一級，還教他現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就題本旨意下來。」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裡有二三百兩銀子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白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兒。他親口既許下，無有個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簫：「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打發你娘吃了罷。」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纔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是往前頭去，趁早兒不要去。他頭裡與我賠了不是了，只少你與他賠不是去哩！」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裡去。」月娘道：「你不往那屋裡去，往誰屋裡去？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省可去。惹的他昨日對着大妗子好不拿話兒砸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你圖你喜歡哩！你又恁沒廉耻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月娘道：「你只依我，今日偏不要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裡。你往下邊李嬌兒房裡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你了。」這西門慶見恁說，無法可處，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

到次日，臘月初一日，早往衙門中去，同何千戶發牌陞廳畫卯，發放公文一早晨纔來家。又打點禮物猪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封過筭付來。西門慶在家請了